

狂言的启蒙

第一章

初次排练

实际上，第一次排练狂言，是始于一岁半。最初，只是做一些适应性训练，如穿布袜、着和服、练坐姿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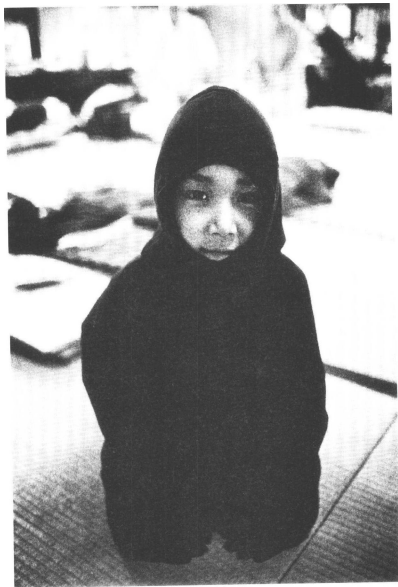
两岁时，我才算真正开始进入系统性的狂言排练，学的第一出戏是《韧猿》。一个尚未离开尿布的孩童，两腿跪坐在师傅面前，嘴里还要说着“请您开始教吧”，如若说不好，也要被反复纠正。诸如此类枯燥的训练，对于一个年仅两岁的孩童，有多么严酷，是可想而知的。

如果要问，为什么要对年幼无知的孩童进行如此苛刻的训练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就是要培养作为人的正直和一个狂言师的艺德。

什么是正直，在初次排练时，就要完全知晓。

一个两岁的孩童，犹如一张白纸，没有任何实际体验，更没有任何知识，只有天真和纯正，也正是如此，才能够全身心地接受师傅的教诲。由于什么都不懂，他只有接受其所授，重复自己之所学。这就是孩童。

一个狂言师的第一步，就是在天真无邪中培养你的正直。



在《切雅》演出的后台，著者4岁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

初次登台

孩童生来就是平等的，都有一颗纯洁的心。

然而，一旦长大，也许这颗心的颜色就会改变。所以，能否持久保持纯洁的心灵，其关键还要看你的父母是否同样具有这么一颗纯洁的心。

狂言师都会以《韧猿》开始第一次舞台演出，对此，师傅的责任非常重大。但是，如何迈好这第一步，打响第一炮，确实还要靠自己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也是对师傅的一次考试。

如果师傅认为，反正你只是一个孩子，肯定不能完全理解剧情，这种心情若在授课时有意无意流露出来，一旦受到感染，当然就会反应到他的表演之中。

这种情况也许不会马上显现出来，但若干年之后，终究会显现出来的。所以，师傅不仅要把孩童作为一面镜子，还要看你艺术有没有追求。

如若意识到这些，师傅就会自然而然地对孩童进行严格的训练。

我初次登台演出，是饰演《纫猿》中的一只小猴，所谓台词，不过是猴子的叫声罢了。但是，为了掌握其动作、表演、人物造型及轻慢缓急的招式等等，虽说那时我不过是一个刚刚两岁的孩童，却不时遭到父亲的责骂，弄不好还要挨巴掌和扇子的责打。所以，舞台对我来说显得很小，好像到处都是巴掌和扇子。

排练结束后，看着扭曲了的扇子，父亲曾愕然说道：“他不过是一个才两岁的孩子啊，怎么下手这么重呢！”

如果问我小时候的记忆是什么，不可否认全是那些排练的事情，其他的记忆全然没有留下。我记忆中的父亲，是非常绝对和严厉的，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可怕的。

形成鲜明对照的是，在我初次登台的那天，平时令人生畏而又严厉的父亲，却一改往日的威严，显得是那么的温和与坦然。

《纫猿》中小猴子的角色，要戴上面具表演，这种面具仅有一个小洞可以与父亲对视。当时，我透过面具看到的父亲的眼睛，至今令我难以忘怀。

排练中那种令人生畏而又吓人的眼光全然不见了，相反，通过对视，我看到了充满父爱的慈祥的目光，这目光给我温馨，使我心安，紧张感顿时一扫而光。

周围全是不认识的大人们，而且，初次登台的紧张与不安，似乎快要把我压垮了。这时，是父亲的目光，使我幼小的心灵，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鼓励。

可以说，我初次登台演出的全部记忆，就是父亲的

目光。

父亲曾说过，教自己的孩子是件最最困难的事情。

随着我自己到了也快要成为父亲的年龄，我深深地感到其难度和责任。因为作为父亲，必须将自己重新转换成儿童那种天真无邪的心灵之后，才能开始教授下一代。而且，还要认真如实地进行传授。

可以说，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严厉的父亲，才能培养出一代新人。

从另外一种意义上讲，孩子也可以是师傅的一面镜子，他的成长和演技，可以检验你对艺术的追求。

如若要把这句话中的师傅换成父亲，作为今后将为人父的我，再次感到责任重大。



初次登台演出，饰演《孙悟空》中的小猴（右戴面具者）（于观世能乐堂）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

正式登台

正式演出，总使我感到精神异常紧张，总而言之，这决不是一种正常的状态。《末广》这出戏只有成年人才能演，可在我七岁时就已经开始演出了。一个七岁的孩童能演出这一剧目，在狂言界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甚至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。因此，人们怀着好奇心来看我的演出，其主要目的还是想看一看七岁的和泉元弥是一个什么样的儿童。

那时的我，仅仅是在舞台上这么一站，就够紧张的了，再加上这么一出重头戏，就越发紧张了。当我站在侧幕准备走向舞台时，能看见坐得满满当当的观众席，他们的目光全都在盯着我。侧幕是最让人紧张的地方。平时上台时要目不斜视地一直往前走，而那一天，或许确实感到心里没谱，便用眼神求助于父亲。

我始终清楚地记得，那时父亲对我说：“弥儿，你已经排练过多次，肯定没有问题。要沉住气，和排练时一样做就行了。”

七岁的我，正是由于父亲的这番话，使我顺利地通过了这一关。对我来说，这个剧目是新的，而我的人生也从此开始了崭新的一页。

平时，父亲总是这样对我说：“排练就是正式演出，正式演出就要按排练的要求去做。”这一切，都深深地铭记在了我幼小的心灵里。

“排练时没有学会的东西，正式演出时肯定做不出来”，“如果没有失败，失败就不会存在”，“你总是按要求去做，差错就不会在你身上出现，你就会是正确的”。父亲总是这样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的舞台经验。

排练时，如若缺少了那种在舞台上正式演出的感觉，毛病就能凸显出来。虽然排练是可以反复重来的，但是，正式演出的确是不允许你重新再来的。

正式演出时，你必须认真地、一丝不苟地亮相。但是在排练时，细微之处却很难一下子表现出来。最重要的是，一旦当你站在舞台上，就要照平时的努力去做，把平时的实力全部表现在舞台上。

所以说，“一开始就不允许有失败”。

用父亲的话来说，就是“失败是失败之母”，父亲就是这样看待“失败”，就是这样严厉要求的。

口 授

狂言的排练亦称“口授”，即随着师傅一对一地排练，模仿师傅的同一台词和动作。“口授”既没有教材也没有笔记，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中去，边说边做动作，台词要永久地刻在记忆里。

表演形式且不用说了，所有动作，包括呼吸、吐气、语言的表达、面部表情、感情等等，反正师傅的一切都要当场全部吸收才行。

我首次登台演出和泉流最具代表性的剧目《三番叟》时才刚刚九岁。这部剧的重头戏不在于舞，而是脚功，并且还要熟练地掌握叫板和脚法。说起这部戏的脚功，至今还流传着排练时有人竟把房子踩塌的逸闻，这是一部不靠台词，而要用力来表现的剧目。

最初练习脚功，仅是两腿跪在榻榻米上，用手敲腿。由于连续一个月敲的都是同一个部位，皮肤变紫了，腿也肿了起来，就是敷上热毛巾，也不起任何作用，红肿的地方根本不消肿。即便在这种情况下，也绝对不能中断

练习。

练到最后阶段，一旦兴奋起来，疼痛根本就感觉不到了。那时，大脑完全是一片空白，动作和台词都是机械的。

这出戏不用脑子记，而是靠身体来完成的，还可以说是用心来记的。

用脑记的东西，有时会忘掉，但用心记的，则已经铭刻在心，成为身体的一部分了。

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孩提时代所学的这些剧目，至今仍记忆犹新，无论台词还是动作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父亲的口头禅是“练一百次”。我理解就是用心记，可谓是熟能生巧。

总之，不练得你精疲力竭，父亲是决不叫停的，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记得牢。然而，“练一百次”指的是个人练功，父亲亲临指导，最多只有三次。

父亲的原则是，三次必须记牢；前一天学的，第二天就必须会。

仅仅三次排练，自己就必须把师傅所授全部学会。当然，这是无法用笔记的。

通过排练来掌握艺术的惟一方法，就是集中精力。

在现场要聚精会神，连续三次就可以记牢，到下一次排练之前，就要把当天所学的内容通过自身排练来加以掌握，并在师傅面前进行汇报。

读中小学时，在上学或放学的途中，特别是父亲排练

的时间就要到了的回家的路上，如同念咒文一样，还要练台词。

在幼儿园时，在回家的路上，还“命”母亲成为“柱子”，由母亲代替柱子，在路上竟练起各种动作。

在外人看来，这也许是一对不可思议的母子，但当时根本顾不上考虑他人如何看，心里只有父亲的那双锐利的眼睛。

站在父亲面前，前一天所学的东西，一定要牢牢记住才行。而且，当天还要继续“加码”。

二十一年间，每天都是如此循环。

父亲将全身心地投入比作“用口听，用耳说，用眼闻”。

也就是说，要全身心地将师傅的一切，在瞬间印在自己心里，这就是“口授”。



著者。岁时首次演出《三番受》（于宝生能乐堂）

进 步

如果要问上演大的剧目时什么最难，我认为，那就是演出前的心理准备，如若你重视不够，准备不充分而仓促上场，是毫无意义的。舞台上只有演员，不分孩子还是成人，只有这样，演出才独具意义。师傅是严厉的，即使你是一个孩子，也不能留情面，仍要与大人一样地严格要求。

一个狂言师在演出《奈须与市语》这出戏时，如果掌握不好基础念白和吐字，是绝对不允许登台的。如果你自认为已经过关，那你首先必须具备迄今所没有掌握的最难的技巧。

这出戏的排练情景，我至今仍难以忘怀。的确是太难掌握了，但是，无论多难却没有你掌握不了的理由。作为一名狂言师，你必须会，这是天经地义而又毫无争议的事情。因此，排练时，你必须把一切牢记在心里。父亲一旦发起脾气来，就是爆发型的。他不断地高声对我喊叫：“你连我说的都理解不了，就没有演出资格！”

排练时就不用说了，平时只要一说到这出戏，父亲就会反复地给我讲述这出戏的重点。也许是因为听得太多的缘故，我对这部戏产生了一种紧张感，精神上的负担很重，十岁时的我，竟连饭也吃不下去了。当然，这是我的第一次经历。尽管如此，依着父亲的脾气，排练是绝对不能停下来的，更不能半途而废，就此罢休。

我对自己辜负了父亲的期望而懊悔不已，小时候，我们姐弟排练时，最好哭的就是我。而那时，父亲并不会因为你哭了就对你客气，父亲说过，“如果哭能哭会，那就永远哭下去好了。”还说，“你如果老是大声哭，就会影响发声和念白，台词吐字不清晰。”听了这些，我就不敢再哭了。那时，心里即使有十二分的不满和抗拒，也绝对不允许半途而废。我只有勇往直前。

父亲不会迁就你，跌倒了只有重新爬起来。我只有向前，别无选择。总而言之，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，不允许你回头或退缩。后面就是悬崖，练功如同站在悬崖峭壁上。

终于，我在日复一日的排练中，获得了自信和信心，我意识到只有勤奋用心，才能使自己变得坚强，才能打下扎实的根基。

你只有努力，毫无后退而言。正是通过日复一日的排练，才能闯出一条崭新的路。这就是我从中悟出的宝贵经验，我将铭记在心中。

表 扬

父亲不善言词，从不轻易表扬人。

他认为，百分之百地熟练掌握狂言的表演技巧，是理所应当的。百分之一百二十地熟练，也是天经地义的。如果你真的从中感悟到一些东西，他或许会表扬你一下。

但是，正因为如此，我认为，这也许是一种最富于表扬的方式。父亲不随意表扬人，然而一旦表扬你，他会最大限度地使用赞美词汇。当然，表扬的方式多种多样。

刚开始排练，首先要模仿父亲的动作，这是狂言排练的第一步。如果你做得一丝不苟，便会得到父亲的赞许，我们尽管老是受批评，但却渴望得到父亲的赞许，哪怕说一个“好”字也行。

在基础修业过程中，我才晓得，与狂言代表作《三番叟》有着“双璧”之誉的剧目《奈须与市语》，是一出念白艺术的集大成之作，一个演员要反串四个角色，在近二十分钟的时间里，要一气呵成，是一出反映演员真正水平和功力的剧目。我第一次演出该剧时才十岁，这出戏以

后，父亲才正式把我列为弟子。父亲不是那种随随便便就收弟子的人，对我也是如此，这肯定也是有所考虑的。

父亲平时从来不直截了当地表扬谁，只有在排练时有时会得到父亲的赞许，说个“好”字，也仅仅是一个评价而已。而对我来说，这个“好”字却无比重要，因为这就是父亲的表扬。几年后，当我再次演出这出戏时，父亲突然问我：“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录像？”他以为我是看了他的录像，又经过研究切磋，演技有些像他了。

这就是父亲的表扬方式，虽然并不是直接地表扬我，但却已经足够地表达了父亲的意思。这对于我来说，就是最好的表扬了。

还有一次，在我二十岁演出狂言《花子》的一个祝贺酒会上，父亲曾说过：“如此美丽的花子，我是无论如何也演不来的。”在我还小的时候，父亲从不对我多加表扬。今天，却给了我如此的赞誉和鼓励。

回想我所走过的狂言之路，原来竟是如此渴望得到父亲的表扬。